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Gone with the Wind
Gone with the Wind
Gone with the Wind
Gone with the Wind
Gone with the Wind

飘 (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Margaret Mitchell

黄健人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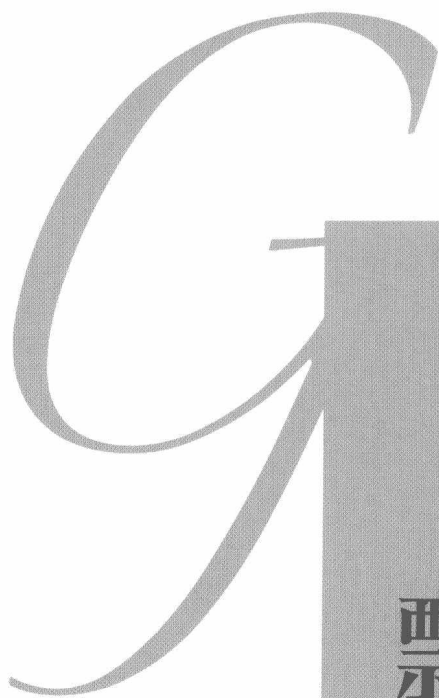
Gone

with

the

Wind

漓江出版社



飘
(下)

目 录

001	第一部
097	第二部
203	第三部
369	第四部
601	第五部

第四部



1866年1月一个寒气逼人的下午，斯佳丽坐在账房里给皮特姑姑回信，第十遍向她解释为何她、梅拉妮和阿什礼不能回亚特兰大跟她做伴。她越写越来气，因为明知皮特姑姑看不完头几行就会再次拿起笔来向她哀求：“可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多害怕呀！”

手冷得厉害。她停笔用力搓手，又把双脚朝裹着的旧被里再伸进去几分。鞋后跟已磨穿，只好用几块破地毯补上，补丁隔开了脚和地板，却无法让脚暖和起来。这天早上，威尔骑马去了琼斯博罗，好给那畜生换副马掌。斯佳丽心酸地想：马倒能钉掌子，人却跟狗一样光脚丫子，这算啥世道！

拾起鹅毛笔正要往下写，听到威尔从后门进来了，木腿笃笃地响到账房门口停下。她等着他进来，却不见动静，就喊他一声，威尔这才进来。他耳朵冻得通红，淡红色的头发披向一边。他俯视着她，嘴边一丝幽默的微笑。

“斯佳丽小姐，”他问，“您手头还有多少现钱？”

“你该不是想打听仔细好跟我结婚吧，威尔？”她有点儿生气地应道。

“不是，小姐，我就想弄清楚而已。”

斯佳丽瞪着他大惑不解，威尔这样子并不严肃。话说回来，他这人从不煞有介事。不过总有点儿什么不对劲。

她干脆说：“还有十块金币。那个北佬的钱就剩这些了。”

“是么，小姐？那可不够。”

“不够啥？”

“不够税钱，”威尔答道，一面走到壁炉边俯身烤烤冻得通红的双手。

“税钱？”斯佳丽吃惊了，“老天在上，威尔！税咱们已交过了呀。”

“没错，小姐。可人家说您缴得不够。今天我在琼斯博罗听说的。”

“我不明白，威尔，这话啥意思？”

“斯佳丽小姐，您烦心的事儿够多了，真不想打搅您，可这事儿不跟您说不行，人家说您还得补交一大笔税金才成。人家把塔拉的税额定得比天还高——我敢肯定是全县最高的。”

“可咱们已交过一次，总不能强迫咱们再交一次吧。”

“小姐，您琼斯博罗去得少，这倒也省心。这年头那儿真不是女人去的地方。您要是常去就会知道，那儿眼下全是叛贼、共和党、提包客说了算，能把人活活气死。还有那些黑奴，神气得了不得，愣把白人往人行道下推。还有……”

“这跟咱们交税有啥干？”

“小姐，我这不正说呢。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帮坏蛋把塔拉的税定得老高，让人觉得这儿一年准能收上千包棉花。一听说这消息，我就到几处酒吧转了转，暗暗留神人家在聊些啥。这才知道有人看上了塔拉这地方，就等您交不上这笔额外税钱，给衙门里没收拍卖，好便宜买下来。是谁想买塔拉没能打听到。不过我看那个鬼头鬼脑的希尔顿——就是娶了凯瑟琳的家伙——肯定知道。我跟他打听来着，他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揉揉少了一截的腿子。天气一冷这腿就疼，木腿垫得不合适，真不舒服。斯佳丽心慌意乱，瞅着他直愣神儿。说出这种塔拉大难临头的消息，他居然那么若无其事？塔拉给没收拍卖？这一家子上哪儿去？让塔拉落到别人手里？不，决不行！

她成天埋头照料塔拉的生产，外面的事简直不闻不问。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两地若有麻烦，都是威尔和阿什礼对付，她自己很少迈出塔拉一步。战前，爸爸扯打仗的事儿她就不爱听。如今威尔和阿什礼在晚饭桌上谈论战后重建，她同样置若罔闻。

噢，她当然听说过那些叛贼——那些摇身一变成为共和党，大捞一把的南方败类——还有那帮北佬提包客，南方一投降，他们就一窝蜂来了，各自的全部家当就塞在一只帆布提包里。她与那个“自由人事务局”^①也打过几次交道，都不愉快。黑奴解放后变得目中无人，这她也听说过。但这辈子还没亲眼见过哪个黑奴如此放肆。

不过，威尔和阿什礼背地里商量好了，许多事不想让她知道。战争的劫难刚刚过去，重建时期的灾难又接踵而来。两个男人在家议论局势，有意不提那些太叫人不安的详情。斯佳丽就是耐烦听，也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

她听阿什礼说过，南方如今被视为被征服的土地。征服者的主要政策是无情报复。这话斯佳丽听来却无足轻重，政治让男人操心好了。她也听威尔说过，看样子北佬一心想把南方踩在脚底下。哎呀，斯佳丽心想，男人家老爱瞎着急。至于自己，过去北佬没赢过她，现在北佬也休想从她这儿得便宜。只要拼命干活儿，甭理什么北佬政府。说到底，仗总归打完了嘛。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在南方成立的专门管理获得自由的黑奴事务的机构。

她不知道世道全变了，诚实的劳动已得不到正当的报酬。佐治亚眼下处于军法管制，到处驻上了北佬军队。自由人事务局一手遮天，制订的法规都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这个局是联邦政府建立的，专门照管获得自由、欢天喜地的黑奴们，把这些人成千上万从种植园吸引到村庄和城市里。他们找不到活儿干，该局就出资养活他们，还挑唆他们与原先的主人作对。杰拉尔德从前的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就在把持当地的自由人事务局，他的副手就是凯瑟琳·卡尔佛特的丈夫希尔顿。这两个家伙摇唇鼓舌，胡说什么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蠢蠢欲动，要使黑人重新沦为奴隶，黑人要想逃脱这种厄运，只有寻求自由人事务局和共和党人的保护。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还跟黑人说，黑人与白人处处相同，黑人与白人很快就能自由通婚。从前主人的土地要平分给每个黑人，一人四十英亩，外加一头骡子。他俩不断编造种种白人如何残害黑人的鬼话蛊惑人心，使这个奴隶与奴隶主关系融洽早已闻名的地区也开始滋长起仇恨与猜忌。

自由人事务局得到军方支持，而军方颁布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法令管制被征服的百姓。人们动不动就遭到拘捕，哪怕稍稍怠慢自由人事务局的官员也不行。军法统管一切——学校、卫生部门，甚至人们衣服上缝什么纽扣，出卖什么商品，事无巨细一律军管。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对斯佳丽的任何买卖或交易进行干预，随意算定价格。

好在斯佳丽本人很少与这两个坏蛋打交道，威尔劝她全心经管庄园，生意上的事交给他来操办。威尔性情温和，好几件棘手的事都被他设法应付过去，并对斯佳丽只字不提。威尔能对付提包客和北佬——倘若非跟这帮人打交道的話。可眼下冒出这么个大难题，他束手无策。这笔额外税款事关塔拉存亡，应该让斯佳丽知道，而且越快越好。

她盯着他，两眼冒火。

“哦，该死的北佬！”她骂道，“叫咱们吃了败仗，成了叫花子还嫌不够，还要放这些恶棍来欺负咱们不成！”

战争到头，和平来到，但北佬照样可以抢她，饿死她，可以把她从自己的家园赶跑。她好蠢，数月来苦做苦熬，还以为春天一到，日子就会好起来。过去一年里，累断了脊梁，望穿了双眼，可威尔这消息给人当头一棒，叫人如何承受得起！

“唉，威尔，我还以为仗一打完，麻烦就都完了呢！”

“没有，小姐，”威尔抬起那张下巴尖尖、土气十足的瘦脸，看了她长长一眼，“咱们的麻烦才开头呢。”

“他们到底还要咱们交多少?”

“三百块。”

斯佳丽惊呆了,三百块!这简直就是叫她交三百万嘛!

“哎呀,”她语无伦次,“哎呀——呀,那咱们只好想法子凑三百块啦。”

“是的,小姐——好比变出道彩虹,摘下个月亮呢。”

“唉,威尔!他们总不能把塔拉给拍卖吧。噢……”

威尔温和的淡蓝眼睛透出仇恨与痛苦的光来,令斯佳丽吃惊不小。

“他们不能?哼,他们不但能而且愿意这么干,乐意这么干!斯佳丽小姐,原谅我说句粗话,咱们这地方真他妈成了地狱啦。那帮提包客和叛贼都有选举权,可咱民主党人却没几个有选举权。这个州里,但凡1865年税簿上征税超过两千块的民主党人没有选举权。这么一来,像您父亲、塔尔顿先生、麦克雷兄弟、方丹兄弟都没资格。再有,这一仗中凡当过上校以上军官的也没资格。小姐,我敢打赌,咱们这个州当过上校的比全南方哪个州都多。还有,但凡在邦联衙门里做过事的,下自公证员,上至法官,也一律不准参加选举。眼下林子里藏着的净是这号人。其实,照北佬搞的那个什么效忠宣誓,但凡战前有点儿身份的,有本事的,有地位的,有钱的,统统都没选举权。

“哼!我要是去参加那该死的宣誓,倒能有选举权。1865年那会儿我穷得丁当响,没当过上校,也没干过啥露脸的事儿。可我才不去宣什么鬼誓,丢那份人!北佬若办事公道,我早宣誓效忠了,但我至今没有。人算是被北佬收了去,咱心可没变,哪怕从此丢了选举权,咱也不宣那个鬼誓——可是希尔顿那号败类能选举,乔纳斯·威尔克森那号恶棍能选举,斯莱特里、麦金托什那号根本不起眼的穷鬼都能选举,眼下他们说了算。他们要叫你多交十几倍税钱,你只好照办。好比黑奴杀了白人也不会被绞杀,或者……”他打住了,有些难以出口。两人都想到了洛夫乔伊附近一座偏僻农场上发生的那件事,一个孤身白种女人的悲惨遭遇……“如今黑奴对咱们啥都干得出来,自由人事务局和军队用枪杆子给他们撑腰。咱们没选举权,啥办法也没有。”

“选举!”斯佳丽叫道,“选举!选举跟这事有啥相干,威尔?咱们说的是税钱。威尔,谁不知道塔拉是个好地方,实在没办法的话,咱们只好拿它做抵押先弄到钱交了税再说。”

“小姐,您一向聪明,怎么讲些傻话?眼下谁拿得出这么多钱押您的塔拉?除了挖空心思抢走塔拉的提包客还有谁?乡亲们谁没地,谁家的地不是一塌糊涂?谁还要你的地嘛。”

“我还有从那北佬身上搜来的钻石耳坠子,可以拿去卖掉。”

“斯佳丽小姐，咱们这一带谁还有钱买耳坠呀？乡亲们连买腌肉的钱都没有，更甭说买这些小玩意儿了。你手头还有十块金币，我看比大半乡亲都阔多啦。”

二人一时无话。斯佳丽觉得自己简直是拿脑袋撞石壁。过去一年来也不晓得撞过多少回。

“咱们咋办，小姐？”

“不知道。”她闷闷地道，也不想着急。这道石壁太硬了，她忽然感到累极，浑身骨头都在疼。干吗要这么拼命挣扎，把自己累得半死？到头来反正总是失败，总被嘲弄。

“不知道，”她又说一遍，“不过千万别给我爸知道，他要急死了。”

“那当然。”

“你跟别人说过没？”

“没，一回来就先找你了。”

是啊，她心想，谁有了倒霉事都先找她，她烦死了。

“威尔克斯先生在哪儿？没准儿他能有主意。”

威尔温和的眼睛注视着她，使她觉得阿什礼回来那天，威尔就明白了一切。

“他在果园里劈栅栏条子呢，拴马的时候我听到斧头响。不过，他可未必比咱们钱多。”

“我跟他商量商量总可以的吧？”她声色俱厉，一脚踢开裹在脚上的破棉胎。

威尔却不生气，只管在火上搓着双手：“斯佳丽小姐，顶好披上披肩，外头冷着呢。”

然而她没披披肩，那东西还在楼上。她一肚子心事等不及，要统统倒给阿什礼。

若能发现他一个人待着就好了！自打他回来，她就一直没机会单独和他说句话。一家人老围着他转，梅拉妮更是形影不离，还时不时碰碰他衣袖，生怕眼前的人儿不是真的。过去数月以为阿什礼已不在人世，斯佳丽对梅拉妮的妒意曾悄悄消散。如今一见她这拥有幸福的小动作，斯佳丽真是妒火横生。这一回，她打定主意要单独和他见面；这一回，谁也甭想阻止她跟他单独交谈。

她从光秃秃的树枝下穿过果园，地上的野草弄湿了她的脚。听得见斧劈的声音，那是阿什礼在把那些从沼地运回来的木头劈成栅栏条子。修复北佬拆烧掉的围栏真是件费时费力的活儿。可哪桩事情不费时费力？想到这些她就身心疲惫，又气又急，厌烦透顶。倘若阿什礼是她而不是梅拉妮的丈夫，那她就走拢去，把脑袋往他肩头一靠，痛痛快快大哭一场，把一副重担都卸给他，由他去想办法，那多好！

绕过一丛石榴树，枯叶落尽的枝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阿什礼就在眼前，正倚着把长柄斧，用手背擦着额上的汗。他穿着一条粗布破军裤，上身是件杰拉尔德的旧衬衫。这件皱领衬衫从前杰拉尔德只在旁听法院审判或去参加野餐时才穿，给阿什礼穿也太短了。阿什礼的外衣挂在一旁的树枝上，干活儿太热，他伸直腰歇口气。斯佳丽走上前。

眼看他一身破衣烂衫，手里还握把斧头，她心头涌起一阵怜爱，对命运的不公义愤难平。她温文尔雅十全十美的阿什礼哟，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心疼。他那双手天生不是干活儿的，他的身子也只该穿细毛料和上等亚麻布。上帝该让他坐在高宅大院里，与体面人谈天说地，弹弹钢琴，写写词藻美丽却毫无意义的诗句。

眼看小韦德系一条粗麻袋布缝的围兜，姑娘们穿一身脏兮兮的格子布破裙，她能忍；眼看威尔比哪个奴隶干的活儿都重，她能忍；可她就是不忍目睹阿什礼这副样子。阿什礼人太高雅，太让她心爱，她宁肯自己动手劈木头，也不愿看他干粗活儿吃苦头。

“听说林肯先生也是劈木头出身，”见她走过来，他就揶揄一句，“想想本人前途无量啊！”

她眉头一皱，他老是拿他们吃的苦头开玩笑。对她来说，这全是严重的事情，所以有时听他这副腔调她简直要冒火。

她把威尔带来的消息突然和盘托出，三言两语，干干脆脆，一说出来心头就松快不少，他肯定会有法子帮她的。但他一言不发。见她冷得发抖，便取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她肩上。

“唉，”她只好开口道，“你说咱们总得上啥地方弄笔钱来才行吧？”

“没错，”他道，“可上哪儿弄去？”

“我在问你呢。”她如释重负的感觉顿时一扫而光。哪怕他帮不上忙，也该说几句宽心话呀。哪怕就说一句“哦，真叫人难过”也好。

他微微一笑。

“回来好几个月，就听说一个人有钱，就是那个瑞特·巴特勒。”他道。

皮特姑姑上礼拜给梅丽来过信，说瑞特回亚特兰大来了，带来一辆马车两匹好马，还有满口袋的联邦钞票。她还暗示说这笔钱来路不正。皮特姑姑与不少亚特兰大人都认为瑞特弄走了南部邦联的一大笔钱财。

“甭提这家伙，”斯佳丽性急地说，“那是个十足的下流坯。想想看咱们这一大家子怎么办。”

阿什礼放下斧头，朝别处望去，仿佛在眺望遥远的他乡，而斯佳丽却目力不及。

“我在想，”他道，“我在想不光是塔拉这家子怎么办，全南方都不知怎么办呢。”

一听这话,她好想立刻顶他一句:“全南方见他的鬼去!问题是咱们怎么办!”但她到底没说,因为又感到浑身好累好累。阿什礼根本帮不上忙。

“不论何时文明毁灭,结果总是重演历史。有头脑有胆识的人活下来,没头脑没胆识的被淘汰。亲眼目睹这‘众神的末日’^①虽不舒服,至少还有趣。”

“目睹什么?”

“众神的末日。不幸的是咱们南方的确把自己当做神呢。”

“看在上帝份上,阿什礼·威尔克斯!甭站在那儿跟我瞎扯了。眼下咱们就要给淘汰啦!”

她那恼怒疲惫的神情总算打动了她,把他从胡思乱想中拉了回来。他温存地拉住她的双手,把它们翻过来,望着掌心的老茧。

“一辈子只见过这么一双美丽的手,”他说着,轻轻地在两个掌心各吻一下,“这手美是因为这手强壮,每个茧都是一块奖章。斯佳丽,每个泡都是对你勇敢无私的报偿。它们变粗是为了咱们大家,为你爸、姑娘们、梅拉妮、小宝宝、黑人,也为了我。亲爱的,我明白你的心思。你在想,瞧这个不切实际的傻瓜,活人的危险他不管,却瞎扯些什么死了的天神!是不是啊?”

她点点头,巴望他永远拉着她的手,可他松开了。

“你来找我,指望我帮你一把。唉,可我帮不了。”

他看着那把斧头,那堆木头,目光痛苦不堪。

“我的家完了,所有的钱也完了。那些钱我一直看得理所当然,所以从没把它当回事。我这对世界毫无用处,因为我所属的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我帮不了你,斯佳丽,我只能尽量打起精神学做一个不称职的庄稼汉,但这也帮不了你保住塔拉。你以为我不明白咱们眼下的处境有多惨,不明白我们一家在靠你的接济过日子么?唉,斯佳丽,我们实实在在是在靠你接济啊。你一片真心为我和我一家所做的一切我这辈子也难以报答,每一天这份感受都在加深,每一天我都更明白我对落在咱们头上的灾难多么无能为力。我真该死,每一天都在逃避现实,结果越发对付不了新的现实。你明白我的话么?”

她点点头。这番话她听不大懂,但听得全神贯注。这可是他头一回向她诉说心事,虽然那神情离她挺遥远。她激动不已,觉得自己就要发现他心中的秘密了。

“这是我的致命弱点——不肯正视赤裸裸的现实。战前我的生活一直好比映在幕布上的皮影子,而且我喜欢它这样,不喜欢样样事情都一清二楚。我喜欢一切都朦

① 系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作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最后一幕,剧中主要角色均遭毁灭。

朦胧、模模糊糊。”

他停下，淡淡一笑。寒风吹透他单薄的衬衣，他一个寒噤。

“换句话说，斯佳丽，我是个胆小鬼。”

他说的这些皮影戏、朦胧之类，她都不懂。但最后那句她懂，而且知道这话不对。他不是胆小鬼，他单薄身材的每根线条都显出世代相传的勇敢与侠义。斯佳丽对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清二楚。

“得了吧，话可别这么说！胆小鬼会在葛底斯堡大战中爬到大炮上去集合部下么？那位将军会给梅丽写信夸奖一个胆小鬼么？再说……”

“那算不上勇敢，”他疲乏地说，“打仗好比香槟，能给懦夫打气，也能给英雄打气。哪个傻瓜上了战场都会勇气十足，因为不这样自己就会送命。我说的是另一回事。我那种胆小比头一回听到炮声拔腿就逃更糟糕。”

他一字一句，仿佛难以启齿，仿佛这些话让他痛苦，他是个伤心的旁观者。换个人这副样子，斯佳丽准会不屑一顾，认为这是故作谦逊，想赢得他人夸奖。但看来阿什礼是认真的，而且那目光让她颇费猜详。那不是畏惧，不是歉意，而是在与必然来临无法阻挡的压力奋力抗争。寒风掠过她打湿的脚踝，她又打个寒战，但这回多半是由于听了他的话心寒。

“可是，阿什礼，你到底怕什么？”

“唉，说不清。这些东西说出来会非常可笑。主要是生活一下子变得太真实，太与个人休戚相关，太逼近最简单的生活现实。在这泥地里劈木头我并不在乎，但对它的意义很在乎，让人尤为痛心的是失去了过去岁月的美好。斯佳丽，战前的生活多美啊。它富于魅力，匀称完美，就像一件希腊艺术品。也许并非人人都感觉如此，这一点如今我明白了。但对我来说，十二棵橡树的生活实在太美了，我属于那种生活，是它的一部分。而今它一去不返，眼前的新生活我又格格不入，所以我害怕。如今我才明白，过去我一直在看一场皮影戏，一直在回避所有并非虚幻的东西，回避一切太真实太鲜活的人和事。我讨厌它们闯入我的生活，连你我也想尽力回避。斯佳丽，你太具活力，太真实，而我却太懦弱，宁愿要幻影和梦境。”

“可是——可是——梅丽呢？”

“梅丽是最温柔的梦，是我梦境的一部分。要是不打仗，我会心满意足地旁观生活，永不参与其中，就在十二棵橡树快快乐乐过一辈子，直到进坟墓。可打起仗来，生活现实毫不留情地咄咄逼人。头一回作战是在布尔河——你记得吧——我眼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给炸成碎片，听着战马垂死的哀嘶，经历那种开枪杀人的恶心感觉，目睹被我打中的敌人又滚又爬，浑身是血。可这还不算战争最残忍之处，斯佳丽，

最糟糕的是我不得不与别人朝夕相处。

“这辈子我一直少与人来往,仅有的几个朋友也是挑了又挑。但战争使我明白,过去我一手创造的小天地里全是些梦中人。战争使我明白了人的真相,却没教会我如何与人相处。只怕我这辈子也学不会了。如今,为了养活妻小,我知道自己必得从那些与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中间闯一条生活之路。你,斯佳丽,有本事把握生活,而它也听你摆布。可我在这世上何处存身?我怕的就是这个。”

他低沉悦耳的声音径自说着,不胜悲凉。斯佳丽努力捕捉只言片语,琢磨个中含义,却无法领悟那种感情。那些话野鸟般从她手中纷纷逃飞,她弄不懂到底是什么东西如同一根无情的刺棒,在逼赶阿什礼。

“斯佳丽,我这场个人的影子戏也不知何时突然收场,叫人心里好不凄凉。也许就是布尔河那一仗的头五分钟我开枪打倒第一个敌人那一刻吧。总之我明白自己再不能旁观了,突然之间就成了演员,站在幕布前,装模作样,扮演着一个角色。我那小小的内心世界不复存在,被那些头脑与我完全不同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的行为就跟霍屯督人^①一样古怪,他们肮脏的双脚践踏着我的天地,逼得我无法忍受,又无处藏身。关在俘虏营里,我还在想等仗打完,我就能回到原来的生活,原来的梦幻,接着看我的影子戏。可是,斯佳丽,我回不去了。眼下咱们的境况比战时还要糟,比俘虏营还要糟——而且,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所以,你瞧,斯佳丽,我眼下正为自己的怯懦遭受惩罚。”

斯佳丽越听越糊涂,好似陷进了烂泥坑,挣扎道:“阿什礼,你怕的要是大家会饿肚子,那——那——哎呀,阿什礼,咱们总会有法子对付的!我晓得咱们能有法子!”

刹那间,他掉转目光注视斯佳丽,那双澄澈的灰眼睛睁得老大,透出赞许,然而,这目光又突然变得遥远。斯佳丽心一沉,明白他担忧的并非挨饿。和他交谈,总像是各讲不同的语言。然而她爱他太深,只要他像方才这样挪开目光,就好比温暖的太阳忽然落去,将她抛入黄昏的寒露。她好想搂住他肩膀,紧紧拥抱,让他明白她有血有肉,绝非书本上梦境中的虚无。倘若能与他心心相印——她一直这么盼着,很久以前,他刚从欧洲回来,出现在塔拉台阶上,仰头向她微笑那一刻就盼着了——那该多好。

“饿肚子当然糟糕,”他道,“我饿过肚子所以知道。但这个我不怕,怕的是从前生活中那种悠闲自在的美一去不返,我却只能面对这种生活。”

斯佳丽好丧气。看来,只有梅丽才懂他的意思。梅丽和他一起说的净是这种蠢

^① 西南非洲一个游牧民族。

话：诗啊，书啊，梦啊，目光啊，星辰啊。他怕的不是她怕的东西。不是饥肠辘辘，北风呼呼，不是被赶出塔拉，无家可归。他怕的东西她从不了解，也无法想象。因为对她来说，这个破碎的世界除了饥饿寒冷无家可归之外还有啥好怕的呢？

她原以为只要用心听，就能知道如何回答阿什礼呢。

“唉。”她叹口气，失望犹如小孩子打开一只包装美丽的盒子，却发现里头原来空空如也。听她叹气，阿什礼抱歉地苦笑一下。

“斯佳丽，原谅我方才那些话。我没法儿让你明白，因为你不懂什么叫害怕。你像狮子般勇敢，却完全缺乏想象力。这两样品质都叫人羡慕。你从不惧怕现实，也不想跟我似的逃避现实。”

“逃避！”

他的话仿佛就这一个字眼儿能让人听懂。原来阿什礼和她一样，挣扎得太累，想要逃避。她呼吸急促起来。

“哦，阿什礼，”她叫道，“你错了，我也想逃避，这一切我早烦透了！”

他不信地耸起眉毛。她伸出滚烫的手，急切地搁在他膀子上。

“听我说，”她倒豆子似的一口气发泄道，“告诉你，这一切我早烦透了，烦透了！再也受不了啦。为了吃的，为了钱，我累得七死八活——拔草锄地、摘棉花，甚至犁田。这种日子一分钟也过不下去啦。跟你说，阿什礼，南方完了！完了！北佬、那帮自由黑奴、提包客，把什么都抢光了，咱们已经一无所有。阿什礼，咱们一块儿逃吧！”

他目光炯炯，低头细细看她，发现她脸蛋烧得绯红。

“对，咱们逃吧——把他们全扔下！为他们我操够了心。会有人照料他们的，那些管不了自己的人总有人照应。哦，阿什礼，咱们逃吧，就你和我。可以去墨西哥——那儿的军队正缺军官，咱们到那儿会快活的。我会伺候你，阿什礼，什么都愿为你做。你明白自己并不爱梅丽……”

他仿佛挨了一记似的想开口，却被她滔滔不绝一席话堵了回去。

“那天你亲口说过，比起梅丽来，你更爱我——哦，那天你总该记得吧！我知道你没变心！看得出你没变心！刚才你还说她不过像一场梦——哦，阿什礼，咱们走吧！我会让你快活的。再说，”她恶意地加一句，“梅丽她不能——方丹大夫说她再也不能为你生孩子了。可我能……”

他一把抓住她肩膀，抓得人生疼。她这才住口，透不过气来。

“咱们得把十二棵橡树的那天忘掉。”

“你以为我忘得掉么？你自己忘得掉么？你能说句真心话，你不爱我么？”

他深吸一口气，紧接一句：

“是的，我不爱你。”

“撒谎！”

“就算是撒谎，”阿什礼口气非常平静，“这种事没法子争论。”

“你意思……”

“就算我不喜欢梅丽和孩子，你以为我能一走了之，丢下他们不管？我能伤梅丽的心，由他们母子寄人篱下？斯佳丽，你疯啦？还懂不懂忠诚二字？你总不能丢下你父亲和妹妹吧？他们是你的责任，正像梅丽和小博是我的责任一样。不论你烦不烦，只要他们还在这儿，你就得照料他们。”

“我丢得下他们——我累死了——对他们也烦透了……”

他身子靠拢过来。她心一动，以为他会拥抱自己，然而他只是拍拍她肩膀，哄小孩一样说起来。

“我知道你又累又烦，所以才说出这种话来。你挑担子顶得上三个男子汉。可我会帮你——我不会总这么笨手笨脚……”

“你只有一个法子帮我，”她呆呆地说，“带我走，去别的地方从头开始，去个能找到幸福的地方。这地方已没什么值得牵肠挂肚的了。”

“是没有，”他平静地说，“是没有——除了道义。”

她满怀受挫的热望凝视着他。头回发现他那弯弯的睫毛浓密金黄，成熟的麦穗一般。赤裸的脖颈上骄傲的头颅高扬，颇长挺拔的身躯充满门第的尊严。尽管一身破衣烂衫，模样古怪。她与他目光交汇，她的恳求袒露无遗。他的眼神却犹如苍穹之下高山顶上的两泓湖水，深不可测。

从这双眼睛中，她看出自己痴心妄想的幻灭。

她好不心碎，顿觉周身无力，双手掩面低头痛哭起来。他从没见过她掉眼泪，从没想到她这么刚强的女人还有眼泪，不由生出悔恨与怜爱，连忙将她搂入怀中，安慰地抱紧，将她一头黑发贴住他胸口，轻声劝道：“亲爱的！勇敢的宝贝儿——别哭！别哭啊！”

他这么一碰，就觉得她在自己怀中起了变化。那苗条的身体着了魔般狂热，那对绿色的眸子焕发出炽烈的柔情，正急切地仰望着他。霎时间，阿什礼觉得凄凉的严冬消失不见，大地春回。那朦胧记忆中绿叶婆娑，流水潺潺，芳香扑鼻的春天哟，悠闲疏懒，无忧无虑的春天——他心底重新腾起青春的热血。苦难的岁月一扫而光，只见眼前两片红红的嘴唇微微颤抖迎了上来。他便俯身吻她。

斯佳丽只觉得耳朵嗡地一响，跟海螺贴近耳朵时的感觉一样。嗡嗡声中还隐约听到自己的心在咚咚狂跳，身子仿佛与他的相互融合。很久很久，两人紧紧偎依，他

贪婪地吻她，吻她，仿佛永远吻不够。

他忽然一下松开，斯佳丽身子一晃，连忙抓住身边的篱笆。她一双眼睛燃烧着爱情与胜利，热烈地对他说：“你爱我！你爱我！说呀——说呀！”

他的手仍搁在她肩头，她感到那手在颤抖，她喜欢这颤抖。她热烈地靠向他，他却用手握住她，推开些，目光中遥远的神情一扫而光，只有苦苦的挣扎与绝望。

“别这样！”他道，“别这样！再这样我可就管不住自己了。”

她粲然一笑，忘却了时间、地点，忘却了一切，只记得他的唇紧紧贴在她唇上的那感觉。

突然，他使劲摇她，摇得她的头发散落到肩头。那神气像是对她也对自己大发雷霆。

“咱们再不能这样！”他喝道，“跟你说咱们再不能这样！”

他再这样摇下去，非把她脖子折断不可。头发遮住了她的视线，她觉得自己被摇得头昏眼花。她用力挣开，气愤地瞪着他。只见他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两手爪子似的痉挛，好像痛得要命，一双灰眼睛直瞪瞪地仿佛要把她刺穿。

“这都怪我——不怪你。这种事不会再发生，因为我要带上梅丽和孩子走了。”

“走？”她难过地叫道，“哦，不！”

“我要走，一定要走！出了方才这种事，我还待得下去么？万一以后再发生……”

“不，阿什礼，你不能走。为什么要走？你是爱我的……”

“你想我说这句话？好吧，我就说，我爱你。”

他突如其来地靠近她，样子好粗野，吓得她靠住篱笆。

“我爱你。你的勇敢，你的倔强，你的热情似火，你的冷酷无情。我爱你有多深？深到我方才险些要动手毁掉这家人收留我和我全家的深情厚谊，深到险些忘掉自己拥有世间少有的贤妻——深到险些就在这泥地里对你非礼，就像个……”

她思绪如麻，理不清头绪，仿佛一根冰凌刺穿心窝，冰凉冰凉，便结结巴巴道：“要是你想那样——却没动手——只说明你并不爱我。”

“我的心你永远不懂。”

二人相对无言。斯佳丽蓦地冷得直打战，仿佛远行归来，发现这里正是冬天，田野荒凉无垠，满目残根败叶。她好冷啊！还有阿什礼这冷漠的面孔，这熟悉的冷漠，一色的寒冬，一色的伤痛与悔恨。

她本该立刻转身离开，跑回家躲起来。可她太累，动弹不得，连开口讲话也没力气。

“都完了，”她终于说，“什么都没了，连我的爱也没了，还有什么可奋斗的。你走